

# 品味大角咀社區文化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實習記者王嫻嫻報道：昨日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九周年紀念日，大角咀區居民在這個公眾假期有好去處。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大角咀社區文化，體會社區新舊文明對比，由「一鳴空間」主辦「新舊咀咀碰」活動由昨日起至周日（七月三日）在大角咀利奧坊附近舉行，近百位手作藝術家和新科技創客（Maker）展示他們的創意，以別出心裁的攤位活動吸引人們駐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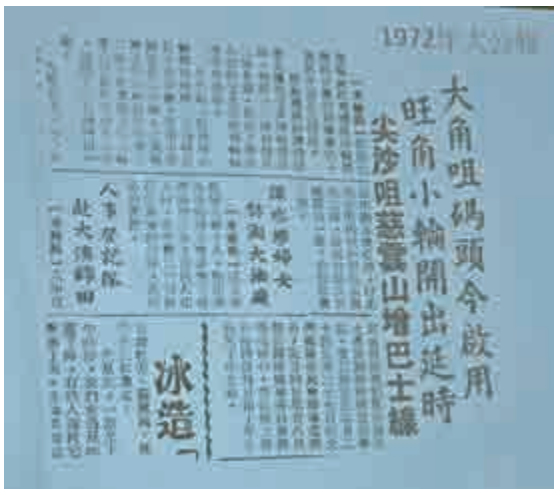
## 吹糖絕活好玩

烈日炎炎，亦沒能阻擋人們的熱情，記者發現，多個手作攤位都聚集了大批市民。是次活動由「一鳴空間」創意設計人陳麗喬發起，她認為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很多中小企業以及充滿創意的年輕人，都沒有辦法一展所長，而舉辦今天的活動，不僅有助於社區煥發活力，亦可讓更多人了解這班同樣懷揣理想的人的所思所想，繼而支持他們，不致我們的社區只餘

下大品牌及集團連鎖店。

顧名思義，「新舊咀咀碰」即指新舊文化的交替和碰撞，大家無分彼此，各展才華。香港的吹糖技藝由來已久，已獲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本地吹糖藝術家鍾彩雲（糖姨）的作品維妙維肖，並親自傳授本地孩童吹糖技藝。接受記者採訪時，她一邊忙碌吹糖，一邊回答記者提問，手中工夫不見停歇：「我從事吹糖已近十六個年頭，古往今來，民間有很多以此為生的藝人，而今時今日的香港，以此為生的手藝人加上我在內只有三位。」

為何如此艱辛，還要苦苦支撐？糖姨告訴記者只為傳遞樂趣，並表示每次聽到有人稱讚她的吹糖技術，都會覺得好開心，雖有此絕活，卻不可以此為生。現時，只要有傳統慶祝活動，如太平清醮、天后誕上有做神功戲時，糖姨都會在戲棚租位擺攤，有時亦會前往舉辦婚宴、生日會等的酒樓表演，她說：「我都很想在行人往來不絕的區域表演吹糖，無奈未獲政



府發牌，如可固定表演場所，這門手藝定會後繼有人。」

## 舊社區新解讀

在糖姨攤位旁就是從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畢業的梁博然攤位，他研發的3D吹糖機，亦可製出糖人，但他依然認為傳統手工藝工序複雜，屬城市裏的文化遺產，具有機械不可替代的優勢：「譬如港人愛到茶樓吃點心，裝載這些食物的手工竹蒸籠就不可以被機械製作出來的膠及金屬籠取代，因為點心味道會大打折扣。」

另外，陳麗喬舉辦「舊社區新解讀」向公眾介紹大角咀社區、街道名字的來源以及社區的地理變遷，特別是社區的兩個碼頭、三間戲院以及特色美食，通過過去和現代的對比，還原大角咀的社區歷史。其間，她更以《大公報》於一九七二年刊登一篇題為《大角咀碼頭今啟用》的報道作為佐證，詳述大角咀社區碼頭演變過程。

香港社區藝術家管弦樂團的青年音樂人，亦於現場演奏《西班牙幻想曲》以及久石讓的《天空之城》，台下觀眾眾多，不乏老年人以及五、六歲的孩童，均聽得津津有味。

▲大公報一九七二年刊登的《大角咀碼頭今啟用》報道

大公報實習記者  
王嫻嫻攝

▼香港社區藝術家管弦樂團演奏經典曲目，吸引公眾駐足

大公報實習記者  
王嫻嫻攝



▲梁博然認為，傳統手工藝有機械不可替代的優勢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廖永雄與其作品《蜂忙》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 當水墨碰撞都市人

【大公報訊】記者郭雨南報道：「墨有五十色——廖永雄2016個展」現正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圍繞「消費」和「崩離」，透過不同的創作媒介（紙本、絹本、畫布和裝置），描畫都市表象、人類消費習性，並穿插着與大自然之間的因果，展示了一系列水墨作品。

對於畫展主題，廖永雄說：「傳統的墨是有五色的，但我覺得水墨畫應有無限的可能性，所以用『墨有五十色』這個主題。」

《蜂忙》是展覽作品中最為特別的，描繪了衆多高樓大廈，縱橫交錯，以及畫面右上角被囚於牢籠的鳥，特別的是鳥籠並不是用畫筆繪出，而是由前方的真鳥籠投射陰影在畫布上，形成了一幅獨特的景象。另外，畫前特地放了一個坐墊，廖永雄說，希望觀者坐下來，慢慢感受畫的內容：「這幅作品我主要是想表達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人們每天工作非常忙碌，價值觀已經漸漸改變，因此也希望觀者可以反思。」他介紹，之所以將鳥籠用陰影的方式投射，是因為現代人的壓力其實都是無形的壓力，只是人們強加於自己身上。

《24節氣》繪出了手機屏幕，展示了相同背景，但不同日期不同時間的畫作。廖永雄說：「中國有二十四節氣，如立春、立秋、立冬等等。之所以用相同的背景，主要是想提醒人們大自然的變化。」而手機屏幕式的畫作也具有其獨特性，他說：「手機也是一種諷刺，現代生活在向數碼化發展，有的人在觀展時也只是拍照而已，但是有些畫是需要去思考、感受、反思。」

該展覽於金鐘堅尼地道7A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至七月七日，查詢電話：九一八八八〇〇五。



▲作品《24節氣》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糖姨熱愛吹糖歷十餘載寒暑只為分享快樂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小公園

責任編輯：傅紅芬

## 李安的光環

楊勁松



雁南飛

上月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李安導演成為焦點，風頭蓋過本屆電影節主席圖斯庫里卡。其實，來自塞爾維亞的圖斯庫里卡是世界影壇公認的大師級導演，這是以康城影展獲獎標準來約定俗成的，他兩獲康城金棕櫚大獎。而李安及其影片卻一直未能在康城獲獎，他之所以在中國電影界擁有較大影響，主要源於他是在美國獲得肯定的華人導演。

美國電影對華人影響深遠，華人對奧斯卡獎的熱情甚至遠勝美國本土。在陳凱歌、張藝謀、王家衛等華語導演衝刺奧斯卡未果後，李安成為唯一的成功者。

《色戒》後他曾對友人說五年之內不拍華語片，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內地票房超越馮小剛新片，他均未現身內地。距離產生美，在視荷里活為商業片聖地的中國內地影壇，李安自然被追捧。

上月在滬，李安逗留了近一周，亮相電影節開幕式與論壇，與內

地電影公司老闆討論中國電影的產業現狀。其實，這種話題，李安是有理由拒絕參與討論的，他畢竟只是位在美國偏藝術性的導演。在論壇上，他提出了中國青年導演可以放慢步伐，不要急於求成，而膨脹的電影市場更不能將新導演掘苗助長。有天晚上，平易的李安連續趕場出席了三四家電影公司的酒會，比電影節記者都忙，而與李安的合影，成為當晚朋友圈裏最炫耀的風景。

## 王安憶熱

王渝



紐約抒懷

夏天伊始，紐約興起一股王安憶熱。華裔文學愛好者人人爭說王安憶。其實，王安憶和她的夫君已來到這裏幾個月了。她是應紐約大學邀請前來住紐約市半年，教學、交流。除了學術界，大家並不知道他們的信息，一直到《僑報》為王安憶主辦座談，以「故事與題材」詮釋她的創作經驗。

那天《僑報》大廳出現少有的盛況，二百多聽眾濟濟一堂。有人預先送來花籃，有人當場獻上一束。王安憶清晰細緻地談她文學的成長，以其力作《長恨歌》中女主人翁王綺瑤為例，說明如何獲得靈感，從中發展想像，構思塑造，這個過程中處處要照

顧到原來的真實形象，要與之相契合。

王安憶演講完反應熱烈。聽眾和主持人都要求資深作家王鼎鈞先生率先發言。王先生說他是小說的粉絲，當然是王安憶的粉絲。他一直羨慕小說家。他自謙地說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失敗，像是在馬戲團表演高空飛人，失足跌下。好在被安全網網住了。這個安全網是散文。他祝願王安憶回到上海「天天天藍」，「但願人長久，萬里共文學」。

王安憶起身致意，一臉感動。後來我問她的感覺，她說感動得不得了，不知說什麼。她一向低調。她夫君李章，曾是音樂雜誌《音樂愛好者》的主編，也是傑出的音樂書籍編者和作者，而為人也一樣低調。

生命特寫

英國脫歐，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信心崩潰，英國更是風暴中心，於是英國人後悔了。當脫歐公投過後，谷歌的統計是：英國人在第二天上網查找「離開歐盟會怎麼樣？」「我們應該留歐還是脫歐？」大幅增加數十倍。說明許多人在投票時，沒有搞清楚後果。

有三百萬英國人在國會網站上要求再辦一次公投，大量民眾上網留言說後悔了。但英國廣播公司分析指出：再辦一次公投的機率幾乎等於零。理由是：願賭就要服輸，

## 向草履蟲學習

阿濃



南橋集

在中學時生物科老師有一堂講草履蟲，印象深刻。草履蟲在生物品類中極低級，是單細胞生物，即是整個蟲體只是一個細胞構成。而且是雌雄同體，性別也簡單，省卻兩性間追求的恩怨情仇。壽命又短，約一晝夜

左右，沒有什麼青春期的煩惱，老年期的困苦相煎。

但草履蟲有一種智慧，牠靠身上的纖毛在水中划行，當牠前行遇到阻礙時，懂得後退，並且調整方向，之後再前進。如阻礙仍在，牠再後退，又再調整方向，再次前進，直至能前行為止。就憑這簡單的智慧，簡單的動作，牠的種氏得以生存，繁衍。

我忝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而且智商不低，卻仍有向草履蟲學習的必要。一要學習它不放棄前行的毅力，二要學習它適當時後退，三要學習它懂得調整方向。這三樣都絕不簡單。

多少人在一再受挫後決定放棄，多少人不懂得退一步可保存實力，多少人不能吸取經驗教訓去嘗試新方向。他們的命運只能是失敗。尤其是第三步，才可以使你在困難中不斷進步，哪怕是一點點也好。

## 舒曼樂曲中的頓悟

一度



潮音

那是一點墨在宣紙上暈染開來，是一朵雲倒映在池中翻捲變換，是一個猝不及防的深吻，是一雙亮如夜星的明眸的注視，是天邊翻滾着的火燒雲，是離去的身影深深的孤軍，是舊照片中模糊的面影，也是無法褪去的記憶，揮之不去的惆悵……

境由心生。當人類在突破自身不完美的時候創造完美，而當完美之後看到的卻是空虛，人類創造了神靈又從神靈中尋求自身的力量，然而完美本源自於自身的夢想，一個預設的結果，而到達之後卻看到的依然是自身。人類創造貨幣、而後在貨幣的世界

中角逐雌雄。人類創造科技，創造了工具，然而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構建是否是人類再用科技創造自己？人類孤獨行走在宇宙中，和自己玩耍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人類跳不出自己的世界，或許如同二維世界的螞蟥始終不知道第三維的存在，而獨自在前後左右中築造自己的哲學世界。

當諸神在黃昏時分褪去想像的瑰麗的外衣，回到自身的原形，他們只是鄰家的老王、老王老婆和他們的「熊孩子」。

或許人類要首先學會的是和自己的不完美相處，學會的是完善自身並尋找自身的力量。

## 公投過後

葉特生

如果你可以推倒重來，對方也可以推倒重來，豈非沒完沒了？

人是非理性的生物，在政客和民粹主義者操弄下，選民在選前好像被灌醉，一夜風流之後，第二天頭還在痛，問自己：昨晚我做了什麼？

這就是民主選舉的真相。愈是煽情的言詞，愈能鼓動情緒，贏面就愈大。情緒化的決定，當然容易陷入錯誤。一個老牌民主國家，尚且如此，民主如果是普世價值，人們不禁要問：這世界的前途在哪裏？

在一體化的世界，個別國家做的極端決定，全世界要埋單，這又

是什麼公平？

很不幸，感性壓倒理性，少數人綁架多數人，正是當今的趨勢。寫到這裏，我嗅到一股不祥的氣息。下一局賭注，是美國大選。希拉里代表偽善，特朗普代表衝動，兩個人都令美國選民討厭，但兩相比較，我還是認為理性比衝動更重要，尤其美國這個主持全球大局的國家。

我的恐懼是：在當今的趨勢下，什麼想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而且一切根據合法的民主程序。我的良好願望，很可能事與願違。應該負責任的大國，到時如果失去理性，不按牌理出牌，全世界怎樣因應？問蒼天還是鬼神？

## 贏在什麼時候？

輕羽



文藝中年

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當時的香港社會不及現在繁榮和進步，但是人心卻純樸正直。我的家境貧窮，父母知識不豐，但對我這個獨生兒算是照顧有加。我四歲進入幼稚園，兩年後入讀小學，十二歲就讀中學。雖然中學畢業後，剛滿十八歲便踏足社會工作，但我從沒有怨天尤人，更不會投訴父母沒有為我鋪排成長之路。

那個年頭，從來沒聽過什麼叫做「贏在起跑線」。到底從何時開始，香港社會出現了這種意識？現代的父母，怎會想到要自己的子女從幼兒開始便跑在人前？

近年來，我知道歐洲某些國家，對幼兒的成長訂立法例，不許幼兒過早學習學術範疇的知識。即是，只許幼兒盡情玩樂，不可以提早學習語文、算術，以至什麼通識或科學。香港社會卻不同，父母要求子女「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更甚者，陣陣子的電視節目，有父母

說要「贏在子宮裏」，務求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出生月份，好讓子女可以較別人提早半年入讀幼稚園，接着的小學、中學，以至大學便可以平步青雲。

綜觀整個電視節目，也許製作人是希望以反面教材的方式，向觀眾呈現某種負面的角度，從而讓觀眾反思其正確觀點。然而，這種所謂反面切入的手法其實十分危險。觀眾以至部分傳媒，只在集中報道被訪父母如何爭取「贏在」什麼時刻，致令觀眾接收到的都是負面信息，不會認真地思考問題的核心。由是，大部分家長都會繼續追逐那個起步點，不知追到什麼時候……